



“大鼻子”客车

□曾广洪

山坳传来“嘟嘟”的喇叭声。“大鼻子客车来啰！”人们蜂拥而上，这是老家以前乘客车的场景。

王龙场地处大足通往永川的隘口。当时，客车每天由大足、永川两个方向对开，分别于上午8点、下午3点左右到站。玉龙场非一般乡场可比，素有“一赶东关，二赶龙水，三赶玉龙”之说。街道居民加上附近厂矿有几千人，每天有几班客车从这里经过。

客车由解放牌卡车改装而成，淡黄色车身，车头像马戏团的小丑一样滑稽，故当地人称之为“大鼻子”客车。“大鼻子”客车车身小、动力弱、噪声大，只有10多个座位。车顶像乌龟壳，码放行李后，用结实的绳网罩住。

尽管玉龙只是个“招呼站”，但热闹的场面却赛过赶场天。当熟悉的喇叭声传来，乘客们如潮水般涌向售票员，即便在三九寒冬也会挤出一身汗。空余的座位比大熊猫还稀缺，绝大多数人即便挤上了车，也只有站着的份，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到达县城后，双脚已麻木得好像不是自己的了。

仅有的车票优先卖给公社干部或七姑八姨，乘客往往乘兴而来、失望而归。“扒二哥”混迹在车站，不时有老实巴交的农民在慌乱中遭扒窃，哭得呼天唤地，甚至昏厥过去……

司机堵在车门口，扯着喉咙喊买票排队上车，提防有人趁乱浑水摸鱼。要是遇到了“缠丝拳”的练家子，身单力薄的司机哪里抵挡得住？其

实，司机就是在提高嗓门给自己壮胆罢了。顿时，现场乱成了一锅粥，有的父母先把娃娃递进去，而自己却被挡在车外，娃娃在里面喊爹叫娘。有个姑娘爬车窗时，不小心剐伤了身体，鲜血流了一地，跑到公社卫生院缝了几针后才止住血……

尤其是三伏天，蒸笼似的车厢里，充斥着叶子烟、汗臭味，与吵闹声交织一起，那景况真是难以言表。有急事者，苦于买不到票，如猴子般攀爬上车顶，置生命危险而不顾。司机见状赶紧刹车，生怕闹出人命。迅速打开车门，喊大家拼命往里塞，车内挤得密不透风，一个个乘客像打捆的甘蔗。有人趁机调侃“脸挨脸，膀胱膀”，引来众人哈哈大笑，似乎忘记了乘车的困顿和烦恼。

如果实在挤不上车，就只有靠自己的“11号车”（两条腿）了，徒步到龙水、大足、永川皆是常事。有胆子大的，干脆蹲在打砂坡或黄葛树急弯处，学“铁道游击队”飞身扒上路过的汽车，那场面惊险刺激，堪比好莱坞大片。

有一次，我去城里找父亲拿学费，在车里挤得无法动弹，刚出场口就突然内急，若喊司机靠边停车的话，就很难再次上车，万般无奈之下只能憋气硬挺，屁股夹得紧紧的，嘴里念念有词“忍住，忍住”，真正体会到什么才叫“水火不留情”。

在一个滴水成冰的腊月天，15岁的哥哥去永川交茶籽，收购员百般刁难，苦苦哀求之下，直到傍晚时分才验收入库。苦于无钱住旅馆，哥哥只好忍饥挨

饿，经过7个小时的跋涉，半夜三更才疲惫地回到家，母亲抱着他痛哭一场。

若想在中途上车的话，那就要全凭运气，像打麻将碰到了“天和”。此外还要看车内还有无空隙、道路是否平顺、司机的心情是否舒坦。懂事的乘车人，总是提前在稍微平坦的路边等待司机大发慈悲地“刹一脚”，但多半是车子一晃而过。

玉龙到龙水路段是碎石路，弯道多、坡度大、路面窄，路面坑坑洼洼，车子行驶在上面就像跳舞。尤其是孙家湾等处的陡坡，要提前挂三挡往上冲，待半山腰时再换成一挡爬坡，轮胎冒着焦糊味的青烟，发动机“呜呜”轰鸣，似蜗牛一般爬行。有时车子还会往后退，吓得车内乘客尖叫声不断……

司机“侯老头”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，他对乘客和蔼可亲，总是笑嘻嘻地让大家都挤上车。他叼着叶子烟慢悠悠地开车，有乘客赶时间，催促他开快点，他总是乐呵呵地来一句“好师傅不在忙上”。从玉龙场到县城，他开车至少要比其他司机慢半个小时，但大家还是喜欢坐他的车。

星移斗换，沧海桑田。如今玉龙场被列为中国传统村落，过去的碎石烂路变成了柏油大道。私家小车也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，想出门抬腿就能走，但那段“大鼻子”客车的往事却让人难以忘怀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大足区散文学会副会长）



夜宿缙云寺

(外一首)

□苟晓霞

四角的星空上演
情爱，缘起
性空
火红的香炉峰
奔赴情场，燃成
灰烬
流云散尽
天空如洗

如果你是真的

如果你是真的
你就相信
山的恒定
来了又走的是浮云
舍我而去的是流水

你看山
敦厚而笃定
就像中年过后
胖嘟嘟的你
想你
来覆盖我，照耀我
不用说，这之后
我依然还是
真的我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渝北实验中学)

七月

□徐作仁

那些苞谷，把七月
长成一根根棒子
用白牙齿黄牙齿紫牙齿
咀嚼火热的阳光和蝉鸣

麻雀兴奋，灰翅膀着早晨
喙上衔着纯香
被一声咳嗽，抬上天空
又挂在李子树

李子的甜、苞谷的糯，手挽手
过坝、上阶，立在干檐口
七月的样子，就是家人的样子
憨厚，朴素，幸福

老母亲麻利，轻轻一抖
围腰就落下苞谷粑和葱花味
老父亲单肩挎上大背篓
一声收苞谷，七月响亮无比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遇见一只蝴蝶

□罗林衡

遇见一只蝴蝶，请与它为善
爱它的羽翅和飞舞
爱它伫立花枝的片刻温暖

遇见一只蝴蝶，请与它凝视
爱它的斑斓和真诚
爱它对人间的每一寸留恋

遇见一只蝴蝶，请与它相拥
它是你久违的亲人啊
是你虚无中获得的另外一种人生

(作者系重庆市南川区作协副秘书长)

老妈的针线情

□向萍

老年公寓的房门虚掩着，阳光透过厚实的窗帘温柔地漫进来，屋内，老妈佝偻着背，坐在床边，床上散放着剪刀、针线，还有花花绿绿的旧布块，每一块都浸透着岁月的痕迹。

“老了，眼睛不中用，针都穿不进了……”我轻轻走过去，耳背的老妈背对着我，丝毫没有察觉到我的到来。她一手举着针，一手捏着线，喃喃自语。线头总是从针眼侧边不听使唤地溜出来，老妈不停地把线头放进嘴边，抿一抿，再次尝试，如此反复，不厌其烦……

“得行了，终于穿进去了！”老妈穿针成功，如释重负，欣喜的声音宛如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。

今年86岁的老妈，一辈子没上过学堂，不会打麻将，也不懂玩扑克。没有什么爱好的她，就喜欢缝缝补补，这成了她日常生活中最大的乐趣。

在老妈眼里，万物皆有用，一件破旧得无法再穿的衣服、一块看似无用的破布、一条装饰礼盒的绸带……她都视若珍宝，总能挖掘出新用途。

在我看来，老妈的这些固执行为，算得上过于“抠门”、没苦硬吃。我时常换着法子给她灌输新思想——您年事已高，人生苦短，别太吝啬，要对自己好一点……虽多次“洗脑”，但收效甚微。有一天，我帮老妈打理房间，挑出了一大包在我看来毫无用处并准备扔掉的废物，老妈却勃然大怒，硬是生生地“抢”了回去，坚决不准我扔，为此娘儿俩差点闹僵。自那次以后，我便不再多管，所谓“孝顺”，就是应该顺着老人的心意吧。

老妈自有她的坚持，她总说“垃圾只是没有放对地方的宝贝，物尽其用才是王道”。在她的房间里，摆满了各种缝补作品：靠垫、坐垫、茶杯外套、床沿帷幔、手提布袋……都是她闲暇之余，利用废旧物品，一针一线精心缝补而成。

有一天，天气微凉，我去探望老妈。只见她穿着一件橘红色T恤，外面加了一件藏蓝色夹层背心，手臂上还戴着一副异常扎眼的陈旧花袖套。这花袖套，一看就是旧衣再利用的杰作，整个装束显得很不协调。

“妈，你这是穿的啥子哦！”我实在看不下去。“我们给你买的适合这个季节的衣服不少，为啥不穿呢？”我打开衣柜，冲她嘟囔。

“哎呀呀，讲究那么多干嘛嘛，只要穿起不冷，洗得干净就行。”老妈稍带愠怒，振振有词地反驳。

“你怕冷，就穿长袖衣服嘛。”我一眼找出那件碎花的冰丝长袖衬衣，递给老妈。

“快换了，瞧你这穿着，简直像街头的叫花子老妹儿……”我半开玩笑地打趣。

“哎，不就是嫌给你们丢丑了吗！”老妈低声咕哝着，三下五除二扯掉袖套，似乎是憋着一股子气，把袖套狠狠地甩到了地上，脸上挂着满满的不开心，像极了小时候的我们，极不情愿地屈服于大人管教的神情。

“哪是丢了我们的面子，这么多新衣服，你舍不得穿，都这把年纪了，万一哪天……这些衣服还不是浪费了啊……”我捡起老妈的袖套，放低音调，极其温柔地解释着。

老妈确实有个“怪癖”，买来的新衣和新鞋袜，总会搁置很久才舍得穿，她的衣橱里至今还有好几件没有撕掉

商标的新衣。老妈平常着装，总是身着那些明显掉色的旧衣服，不少衣服上还有缝缝补补的痕迹。

有一回，我看到老妈，弓着身子又在缝补床单，这床单的年龄起码有30多岁了，一些地方已稀稀拉拉地破了洞。“别补了，不要了，换新床单……”我不耐烦地说。老妈却默不作声，拿起剪刀，小心翼翼地把破损的地方剪掉，然后找来相似的布块，开始细细缝补起来。

“你看，你看，这补起来，还不是一样用。”老妈举起缝补好的床单给我看。“这补巴床单，比新的还软和，巴适得很……”看她欣喜满足的样子，我无语之余也只能随她去了。

一天傍晚，老妈给我打电话，说要送我一份礼物，我甚是惊喜。

“看看，这是我缝的鞋垫，你不要嫌弃哈。”老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塑料袋，慢慢取出两双鞋垫来，这鞋垫实在朴实无华，没有好看的图案，只有密密实实的针脚，一看就是她老人家用废旧衣物打底拼接缝制，然后千针万线夯实而成的。

“可以、可以，比外面买的鞋垫好多了！”我拿着鞋垫，满心感动，脑海里不禁浮现出这样的画面：慈祥的老妈坐在藤椅上，专注地举着鞋垫，一针一线，穿梭不停……

曾经，缝缝补补是生活所迫；如今，缝缝补补却成了老妈难以割舍的爱好。这与贫富无关，与生活好坏无关。它已然深深刻进老妈的骨子里。这些即将成为“垃圾”的物品，经过老妈的手悄然“复活”，宛如一个枯萎的生命，在她的手中重焕新机，一如她自己，即便年事已高，依然用缝缝补补的爱好创造着新的价值。

（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